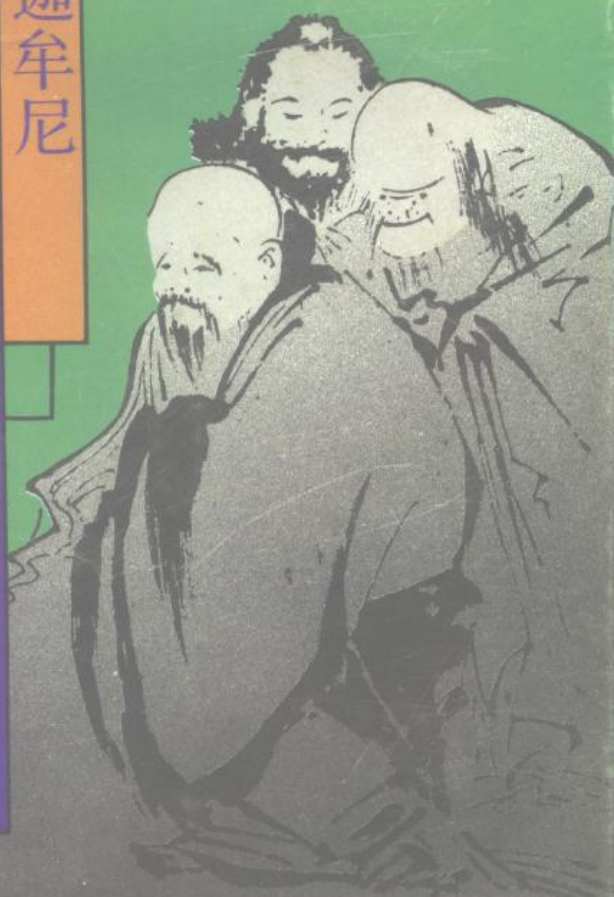


三圣会谈

孔子·老子·释迦牟尼

蔡骝 翟新 译
〔日〕诸桥辙次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孔子·老子·释迦牟尼

“三圣会谈”

(日)诸桥辙次 著

蔡骅 翟新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圣会谈”

诸桥辙次

(根据日本讲谈社1985年版译出)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

北京新源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6开 7.625印张 122(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定价: 3.50元

ISBN 7-5043-0533-2/I·51

“中国学名著译丛”编委会

主 编：陈熙中

副主编：张品兴

编 委：张明高 王恩保 乔继堂
宋连昌 王福顺 高聚成
沈楚瑾 罗林平

EL45/07



三 教 图

译 序

直到18世纪，西方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哲学，实际上不过是欧美哲学的同义语而已。这种令人惊叹的文化现象，整个19世纪也没有多大的改观，连黑格尔这样的一代大师，在就东方思想的地位和价值的评估问题上，也显得少了些远见，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中国及印度的思想表现出了非理智的冷漠，甚至固执地认为，那些未为当时多数西方人所知的东方思想无非是“真正的哲学”兴起之前的一种序曲。步他的后尘，一些西方哲学名流，在拒绝把中国和印度历史上的不朽思想家称为“哲学家”同时，竟然不愿承认东方也有哲学。其结果，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所发表的重要的哲学史著作，对旨趣不同的东方思想常常是吝啬得连一章的篇幅也不给。西方知识界的这种偏执，只是在进入20世纪后，随着大量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思想著述相继在西方翻译

出版，才始现根本性的转折，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得以形成了真正的东西思想和东西哲学的比较学问。譬如罗素的巨著《西方哲学史》，取此书名本身，即显示了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的区别，也是对东方的思想和哲学的世界地位的首肯。当然，时至今日，在对东西思想的价值评判中，不见得就已无存偏见和曲解，重视西方，轻鄙东方，这种思想意识和学术倾向，不仅西方人中有，东方人也照样有，而个中原因，除历史、文化的因素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则是人们对东方思想和哲学的研究还远远谈不上深入细微而引致的隔阂。

并且，即便说东方思想，也决非只有单一的体系。事实上，属于东方世界的各个国度、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思想文化，从来都是千姿百态，各呈特色的，就像西方思想由于浸润着希腊文明和犹太——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多元文化潮流的至深影响而表现出种种差异一样，东方思想的历史上也先后出现过个性迥异的大的思想体系，如中国思想、印度思想、日本思想等。所以，试图用一种凝固而简捷的思维对东方思想的整体作某种一元的解释，所得结论必然是肤浅的，同理，用这样的理解去参与东西思想和东西哲学的比较，也不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成果。

诸桥辙次博士的这部《三圣会谈》的高明处

就在这里。它不同于以往的东方思想研究，或孤立进行某个点面的深入作业，或貌似宏观然不过是停留于浅表对一些大而无当的课题作空泛抽象，而是通过细究并比较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这三位东方思想史上的卓越人物的思想发展轨迹，进而达成透视东方思想传统的底蕴这一旨意。当然，不能认为孔、老、释三家之说可等同于东方思想文化的总汇，但他们毕竟是古代东方世界思想精英的典范，其文化意义上的影响恐怕很难以适切的言语加以概括的。今天，孔子作为思想巨人在世界思想史上的地位，已是谁也无法撼动的，老子也早就是举世公认的古代著名哲人，而释迦牟尼不仅在佛教文化圈深孚众望，即便在当代西方，也是名贯遐迩的圣哲。总之，他们的思想、说教至今还在发生着作用，仅凭这一点，将这样的三位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加以横向对照，姑且不说文章立论如何，这个选题本身，就颇具启示意义，也表现了著者在学术上的敏锐和锐眼。

的确，要在十余万字的小书里，详尽细味三位非寻常人物的思想经历，是碍难做到的。诸桥博士的作法是，铺陈材料，展开必要的议论，都紧系三位先圣的思想特征这一中心环节，这样，既精当了文字，也突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所以，通观全书，虽篇幅不属长，然给人的印象并

不淡然和模糊。

孔子的思想和哲学，主要是企图回答社会和人生的重大问题的，这一点，怕已是耳熟能详的常识。以人为核心的思想贯通了孔子的全部学说，无怪乎黑格尔要说孔子的哲学思想中，“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诚然，黑格尔的评语有其偏颇的一面，但它却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是的，详于人道略于天道的孔子哲学，严格说来它属于一种人本哲学和道德哲学。作为孔子思想体系中核的仁学的涵义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仁这个语词，并非孔子始作，但作为哲学概念将其内涵发挥到极致的，则是孔子的创举。爱人和修己，是孔子的仁的一层意义，显然这是仁的伦理道德范畴。“仁者人也”，是仁的另一层意义，它超越了伦理道德范畴，提出了人类对其本质的自我意识问题，即要求说明人之所以为人，故成了仁向完全意义上的哲学概念升华的标志。可以说，孔子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文艺思想、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思想体系的建构，都是以其仁概念作为哲学基础的，亦即仁构成了孔子思想体系的总纳，换句话说，孔子思想的全部内容也可归结为是以仁为核心的人本哲学指导下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学问。

众所周知，道家是先秦思潮中与儒家对立而

起的一派。向为人奉为道家始祖的老子，也一直被认作是消极无为的没落阶级的思想代表，以此与孔子积极进取的意识倾向相对照。在一定意义上说，老子思想较之倡导人本主义的儒家及其他先秦诸子，确要显得超脱一些，然唯其超脱，才使他有可能倾心于宇宙根本问题的思索，能在哲学高度对大千世界阐发诸多独特的见解。老子也因此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力图从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他把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由自然世界的有序性，首创“道”这一范畴，用它反映整个自然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是道按照自然规律变化的结果，亦即道是自然世界的统一。老子以道论为核心的宇宙观表现在人生观和社会观上，必然主张尊从道，顺乎自然，照自然以生活，照自然的规律以行动，也就应当奉守“不争”和“无为”，而任何背离了道和自然的人为努力都将徒劳无益；老子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提出了他那小国寡民的理想政治的蓝图。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老子的有些议论不免会让人困惑，但若据以哲学视野，老子思想确有许多不同凡响、值得深味的地方。老子认识世界的思维路线和他解释自然界、人生界的生生变化的辩证观念，无疑都是中国古代无与伦比思想和哲学成就。

印度是一个长于思索无限、憧憬未知世界的

民族，由于对“普遍存在”的极度关注，故而在他们独特的思维方法乃至神秘的宗教思想中也充满了哲学的智慧。诸桥博士以“空”来概括释迦牟尼的思想基调，见地精湛。在释迦看来，不仅认识的主体是空，连构成思考对象的一切事象也皆空，这就是他所断认的万物万象的实相。用这个观念来观察人生现象，那么人生也势必是无我的，而尚未悟道的众生却往往追求有我，因众生的这种无知而发生的行为，也就成为人世间一切痛苦和烦恼的总根源。“空”观念的绝对性和普遍性，必然给它带来超越现世的特征，所以，在伦理观上，释迦主张轮回转生，在方法论上则鼓吹脱离二边的中道路线。在解释世界现象的联系方面，释迦是以富蕴辩证精神的缘起说为其利器的。宇宙万般事象的发生，都基于缘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即现象之间，原来是以因果关系互相联系着的。释迦自己也常说，懂得了缘起说，也就懂得了佛法的精神，可见，缘起说与他“空”观念一样，是他学说的基本思想。

诚然，三圣的思想体系中也不无内在的矛盾和显见的局限，这些，在这篇短文中恐怕是难以一一细述的，而且，也并非译者试作此序的主旨。

译者

1990年早春

原 序

如拙《三教图》的意趣

画家们常常乐意把各种人物和不同的物品集中到一个画面上加以刻划。我所收藏的日本江戸时代^①后期的画家椿山^②题为《岁寒十友》的画稿，虽谈不上是什么稀世珍品，但它就是这样一幅以冬季花卉为题材的作品。画面大体以梅花为主，也描绘了水仙和其他八种草花。这些花卉并非在同一时期盛开，不过，一旦把它们集于同一画面，反会使观赏者感到多彩多姿，意味无穷。

我还见过河锅晓斋^③的《画谈》，该作品也以同样手法把各式人物集于一画：一边是日本的三位著名僧人隠元，即非和木庵^④，木庵一副满

①江戸时代（1603—1867），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因幕府设在江户城（今东京），故名。——译者注

②椿山（1801—1854），日本江戸时代的画家。——译者注

③河锅晓斋（1831—1889），日本画家。——译者注

④隠元、即非、木庵，均为明清之际僧人，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先后至日本，创日本黄檗宗，为日本禅宗三派之一，并称黄檗宗三僧。——译者注

不在乎的神情，面对看者吹着笛子，隐元诙谐地挥摇轻扇，旋踏着舞步，即非则在一旁，露出神秘莫测的微笑；另一边是二、三位和尚，有夹着三味线，敲着大鼓的，有一面打拍子，一面欣悦地手舞足蹈的。这些画中人，未必都是同时代人，但当他们出现于同一画面时，不免让人觉得妙趣横生。

更有意思的，是把中国和印度的圣贤置于同一画中。有这样一幅画，给人展示了一场气氛激烈的相扑^①比赛的景况，角逐对手一方是以力大无比著称的仁王，另一方是素来传颂温雅和善的地藏^②，而在一旁担任裁判的却是老子。大慈大悲的地藏和膂力过众的仁王之间的拼搏，结局会是谁胜谁负呢？飘然洒脱的老子，会如何判定呢？此外，观者又将如何据此揣摩三位画中人迥异的个性呢？这些意念，着实使作品平添了不少韵味。

我从朋友那里还看到过一幅题为《三教图》的作品。传闻该画作的真迹现为京都两足院所藏，作者是著名画家如拙^③。如拙在画中以极为洒

①相扑，日本传统的体育运动，据传已有二千多年历史，现被称为日本的“国技”。——译者注

②仁王、地藏，均为佛教菩萨名。《仁王经》称仁王为五大力士菩萨，传地藏于唐代受释迦牟尼嘱咐，由印度来华入九华山，居数十年圆寂。——译者注

③如拙，生卒年不详，日本室町时代的画僧。——译者注

脱的笔墨，描绘了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这三位先圣的合像。

乍然看去，孔子俨然一派一丝不苟的风采，只是略少了些和蔼，释迦牟尼的神情仿佛刚从山中的苦行生活中脱出一般，而老子，则是一副达观人世，超然洒脱的仪态，又似乎在指斥释迦牟尼有甚不慎的行迹。这幅画据说现在已成为日本重要的文化财宝。不愧是杰作，尽管画中人所处国度、时代不一，思想意识也各异，但作品却能超越这些事实之上，在变化多端的笔墨之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三位圣哲鲜明的个性。如此看来，要明瞭无遗地揭示三位先圣的神情风采，用单独为先圣们分别作画的手法，显然不会获此效果。事实上，这一类型的画作尚有许多。如现藏于日本藤田美术馆，已成为日本国家级美术珍品的中国元代作品——丰干、寒山、拾得^①的三人图，即是其代表作之一。

《三教图》的启示

我在看了《三教图》后，顿然有所领悟，如果我们在研究或者评论人物时，也采取该图的创

^①丰干、寒山、拾得，均为唐代僧人。宋元禅宗画多取三人为题。如法常的《丰干寒山拾得图》，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等。——译者注

作手法，不论时间和空间，把二、三个人物放在一起加以研究，结果会如何呢？也许，能因此得到难以预料的收获，从而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的个性理解、把握得更为准确、透彻一些吧。

这就是我构思《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圣会谈”》的初衷。可是，照此设想进行，会不会有冒渎三位先圣之虞呢？不用说，我对这个问题曾不时作过反省。

不过，如将思路稍予拓展，便可发现，《般若心经》中，舍利子虽是个实在人物，但对他进行教诲的观自在菩萨并非真有其人，不过是释迦牟尼达到了悟境界的象征，也就是说，出于施教的需要，可以尝试作一些并非如此的联系和假设，这在先圣们那里，也是早已有了先例的。既有先圣的示范，自己似乎就安然多了。况且，我的企图，并没有全面评价三位先圣的狂妄，不过是借介绍三位圣哲之名，对儒、道、佛三家宗教稍加探索而已。这一挚朴的愿望，怕谈不上是冒渎吧。这样思虑了一番，倒使自己涌添了不少勇气，并决意为精深博大的儒、道、佛三派的知识普及，竭尽绵薄之力。

无法想象的难度

一旦着手撰事后，首先就在佛教问题上遇到一大难关。思想深远宏阔的佛教，对于我这样的

门外汉来说，是很难理解其精髓的。这一点，我虽然在以前就有思想准备，但当时总感到，传入日本的佛教经典，大多是汉文所译述，所以凭自己长年来修研汉文的底子，应该说在理解佛教教义上，比起其他人要多具备一些有利条件，但未料这种自负却成了自己时常陷于困境的根源。

真正接触了汉译的佛教经典，原先的自负也就不翼而飞。甚至感到，自己半通不通的汉文基础有时反而成了理解佛教经典的障碍。这话怎么讲呢？第一，汉译的佛语有相当一部分与其汉字的原义并不一致，不过是取其注音而已，但自己在研究佛教经典时，却仍然习惯于从汉字的原义出发去理解经典的内容。譬如，“佛陀”一词，不过是表示“觉者”的梵语buddha的音译，如不掌握这一知识，或者仅仅从“佛”字和“陀”字的原义去附会其意，就会徒费时日。

第二，可以“阿修罗”为例。阿修罗原来是梵语asura的音译，意思即神。佛教将该词汲取后，便成了一种鬼神的名称，以后又汉译成“阿修罗”，但它与所用汉字的原义毫无联系。

第三，佛教用语传入日本，已有一千四百年历史，此间不少佛教用语已转化为另义，成了日本的普通语汇。如不了解这一点，以已成为普通语汇的意义去理解佛教经典上相同的语词，就势必曲解经典的本意。如“民主”一词，佛教经典

上的民主的涵义是“民之主”，即意同国君，而我们今天日常用语中的民主，无疑是指以民为主的民主主义。

总之，我切感半瓶醋的汉文知识反而给自己解释佛教经典添加了麻烦。这就如同刚开始学中文时，对他人所说的“可以可以”，常常会理解成完全赞赏的“不错不错”，当自己学了一点中文时，又会机械地解作“以何何可”。又如对“一上一下道儿难走”这句话，没有多少中文基础的人会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在坑洼不平的道上难以行走”，但初通中文的人便会直译成“一上一下道难走”。再如“回头”这个词，才接触中文的人会理解成“以后”，而汉语程度较好的人便会联想到“英雄回首即神仙”等句，从文句磅礴气势来解释该词的所指。

岂敢“代大匠斲”

如前所述，我原以为多少学过一些中文，大抵可在研究佛教经典方面有所方便，但这一自负很快就不攻自溃。

于是，从最初起就遇到了麻烦。如此这般，自己先前的愿望还可能实现吗？纵然，主观上想把儒、道、佛三教的精神，哪怕只是一丁点儿，传递于更多的人，并唤起其兴趣，但我并无文人、作家们那样的生花妙笔，在高超地驾驭文字